



阿良

前不久,朋友相邀,我们来到太行山腹地那个挂在悬崖峭壁上的郭亮村,这个村又名壁挂村。

这里什么都可以用“壁挂”来形容:壁挂公路,壁挂人家,壁挂树木,壁挂生灵。这个挂在悬崖峭壁上的村子,激起中外游客鱼贯而至。我嫌夹在人流中不自在,就独行穿梭在村子的小巷小弄,试图发现这个延续上千年的村落存在的密码。石崖、石壁、石屋、石瓦、石凳、石坪、石墩、石桥、石围墙、石栏杆,就山取材,村民的家园全是用石头建起来的。我转悠了几条小弄,在一块不大的石坪上发现一座露天灶灶。灶台简易,灶台上放着两口大铁锅,一口铁锅反罩在灶台上,锅底朝天,一口铁锅顺着安放,锅里盛着大半锅沙土,还有零星树叶散落在沙土面上。两口大铁锅直径足有一米多长,铁锅表面都刷了白色的油漆,岁月剔除了油漆,斑斑锈迹像繁星一样布满铁锅。石板灶台面褪了本色,灶口用石板封挡了,看不到灶肚。很让我好奇的是,盛有沙土的那口大铁锅里长了一株孔雀草,一根直茎,几片绿叶,盛开一朵金黄色的花。一只小蜜蜂在花上飞来飞去。这开花的花,是蜜蜂播种的,还是飞鸟播种的,抑或是村民播种的?不得而知。这株孔雀草花似乎在向游客诉说大铁锅的故事。大铁锅里有村子生存的秘密。

“大锅的饭菜长力气。”这是父亲常和我说的一句话。几十年前,修建水渠,整修塘坝,开山造林,平整土地,都是用大铁锅煮饭菜,吹哨子集体用餐。大人劳动一天记十分工,我劳动一天记五分工。我不在乎得到多少工分,而是喜欢那大铁锅煮出的饭,炒出的菜,那香味,风一吹飘好远,闻一闻都唾咽巴。记得第一次听吹哨开饭,我个小,端着大海碗钻进人群,首个站在灶台边等煮饭的师傅揭锅盖。还有等到师傅揭锅盖,父亲把我从前面拖出,拉到了打饭队伍的尾后。父亲说,排前面打饭的都是十分工努力,他们都是干重活出大力的,你半劳动力,不能最先去打饭,尤其是锅中心的饭。让出大力的壮劳力吃大锅中心的饭,似乎是仪式,也似

乎是规矩,嘴上没人说,都装在大家心里,男女老少都自觉遵守。轮到我打饭时,发现饭锅中心挖出一个大坑。老人告诉我,大锅中心的米饭酥软,香喷,可口,滑喉又饱肚。父亲说的大锅饭长力气,大概是指被挖走的锅中心的饭,父亲的意思是,你挣到十分工时再打大锅中心的米饭吃。

望着眼前这两口大铁锅,我想起了年少时吃大锅饭的往事。

出于好奇心,我围着灶台绕了几圈,拍照,细察,试图寻找大铁锅的故事。寻找不出所以然,只得悻悻沿石阶而下,恰好在拐角处邂逅一老者,他在石墩上抽烟晒太阳。我凑上去敬了一支烟,打听那两口大铁锅的来历。

老者八十有二,姓申,脸上挂满如峭壁颜色般的沧桑。他深吸一大口,然后慢慢吐出,烟圈很快稀释在山风中。他翻眼看了我一会儿,似在怀疑我是不是想收购那大铁锅。我把随身带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递给老人看。老者见多识广,翻看一下证件的照片对照我本人,点点头,把证件还我,拍拍身边的石墩,示意我坐下。

东汉末年,太行山区连年灾荒,一个叫郭亮的农民起义率率饥民揭竿造反,队伍迅速扩大,浩浩荡荡,兵临县城,朝廷迅速派重兵围剿。饥民成军不敌朝廷官兵,节节败退,伤亡惨重,郭亮率所剩小用吊索攀悬崖壁逃到山上,躲过官兵追杀。有一伙夫居然背着一口大铁锅上了山,他们靠着这口铁锅生存下来。从此,郭亮和他的手下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后人纪念郭亮,把这个村叫为郭亮村。

山高皇帝远,郭亮村的人也不知晓山下进入到哪个朝代。有一天,一群饥寒交迫的人爬上了郭亮村,人人惊魂未定。村人打听,已是明朝初年。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发现前朝旧臣里申氏势力大,怕危及他的政权,朱元璋对朝廷申氏族群来了一次大清洗,把申氏族群几百号人发配青海去做苦役。途中申氏族长预测前途凶多吉少,为保留申氏香火,命人把供几百人吃饭的大铁锅砸烂,按户分一块锅铁,各奔东西,四方逃命。其中有几户结伴爬上了郭亮村。逃上山的几户把锅

乐乐呵呵

上世纪70年代,家乡铜窑窑火正旺,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机械设备,挖泥、驮土、拉坯、制泥、运货,窑工干的都是体力活。在我的记忆中,三五成群,衣粘陶泥的汉子肩驮手推地推着一辆辆小土车,在“叽呀叽呀”响彻山谷的木轮滚动声中,躬身行走在阡陌交织的窑岭上,便是儿时故乡流动的风景,最美的记忆。

一个木架两根杠,一个木轮裹皮带,一个篾筐装上去。如此简单,一辆小土车便产生了,只要有足够的力气,一个驮车汉子的梦想便可上路上肩。

沿着唐窑窑瓷记忆一路走来,千年窑火在家乡的容颜上刻下了太深的泥土红,以至于走在窑岭上,映入眼帘的风物显得那么古拙而悠远。从唐朝至今,衣粘陶泥的汉子不知长出过多少高耸的烟囱,倒下的或者留下的每一根烟囱里,沉淀的都是陶火淬金的岁月。难怪唐朝李群玉当年路过铜官时能写下“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的壮美诗句,更难怪1000多年前,在印尼海域就能留下黑石号满载唐瓷触礁的海外传奇。

从陶土变器皿,承载着泥土的梦想。那时在家乡最攒钱的活儿不是拉坯做陶艺,而是去较远的山矿驮车运土。于是每家每户都有了小土车,并且是几个儿郎几架车,谁家的屋场土车多,谁家娶的媳妇就漂亮。陶土能成金,所以不论你走到哪个村庄哪个角落,那“叽呀叽呀”的土车声总会从不同的山道中蜿蜒而出。

夏季天热,驮车汉子喜赶早,凌晨三四点就会起床,这时候的山庄最为宁静,屋前寨后,除了自然界的虫鸣雀噪,很少再有其它的声音。随着驮车汉子第一声吆喝,那粗犷的回音便会沸沸扬扬地推开窑岭人家的门窗。紧接着,家家户户的小土车就会从不同的屋场走出来,三五成群的结伴上路。

此时车子是空着的,驮车汉子将驮绳斜挂肩头,一路有说有笑地将车倒拖而行,此时月光很妩媚,星星挂在山头,凹凸不平的山地上,小土车颠簸一路欢歌。

那时我还很小,没有掌车的力气,但肩



## 家乡的小土车

上挂着根绳子,偶尔闹着跟着哥哥去拉车则是乐干的活儿。由于人小瞌睡大,总是被两位哥哥从睡眼惺忪中拉起来,放在土车筐中拖着上了路。山路很崎岖,山中茅草也很茂密,加上山狗凶煞,时不时还会遇到横卧路中的其它猛兽,没有几个汉子聚集的胆量和阵势,抵挡不了这漫山的野性,如果一个人贸然而过,一定会虚了魂魄湿了衣衫。

当汉子们驮着满载陶土车子,衣衫湿漉漉地从山间小路汇聚到马路上时,大概已是日头露脸,车轮重压下滚动的土车声,叽呀叽呀的交织在一起,就像一首交响曲。此时的汉子们,肩头承载着太多的重量,额上的青筋有些鼓,迈动的脚步有些晃,脸上看不到半点轻松和惬意。如果不是每家每户升起的炊烟在眺首儿郎肩,再强的汉子也会走不完这驮车的路。

由于父亲去世太早,两位哥哥掌车驮土时,年纪也就在十三四岁,在我记忆中,哥哥身上的衣衫从来没有干过,即使干了,也是青一块白一块渗满了盐碱汗渍,挂在简陋的泥土墙上,就像一幅彩色的壁挂,散发着泥土的芬芳。

稍大一点,我也掌过车驮过土。那是在中考过后,在陶土中长大的我并没有太多理想,所有书籍早就放进了屋角的纸箱,

铁拼凑在一起,煮饭炒菜。族长留下话,有朝一日,砸碎的锅铁拼凑复原大铁锅,那就是全族人团聚的时刻。郭亮村现在的村民中姓申的居多。

老者说到这里,凝望对面陡峭的山崖,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理解老者惋惜他的先辈未能把那口大铁锅拼回原形。

闲聊中我问起壁挂公路的来龙去脉。老人谈起这条壁挂公路,眼放光彩,脸挂笑容,太行大山里的河南乡土话,我只能听懂大部分。但我从老人口中的谈吐,感觉句句似铁锤砸在钢钎上,字字响当当。

壁挂公路村里人叫郭亮洞,外国媒体称绝壁长廊。老人是当年十三人中的突击队员,抡锤打钎他是一把好手。1972年2月2日,当时的村支书申明信把全村男女老少组织起来,挑选十三名身强力壮的劳力,组成抡大锤打钢钎的突击队员。村民卖掉山羊、山药和农副产品,集资凑足了八千块钱,买回钢锤、钢钎、雷管炸药。申支书从山下买回两口大铁锅,在村里垒起露天灶,随着一声号子,锅盖揭开,饭菜飘香,打响了壁挂公路开凿的炮声。经过五年一锤一锤打,钢钎往岩石里一点一点钻,全凭人力和信心,凿出了一条宽4米,高5米,1300米长的石洞,村里的男女老少肩挑手提,人工搬运26000立方米的岩石。1977年5月1日,第一辆马车从山上通向山外,从此,壁挂公路把郭亮村与县城、省会,与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千百年来,郭亮村的先人上下山一直是沿着千仞绝壁上的一条羊肠小道攀登,掉下悬崖的人不计其数。我们今天穿行这条壁挂长廊,看到洞顶嶙峋的怪石,突兀的石笋,开凿时留下的支撑廊顶的石柱,石柱之间是一个一个透进阳光的石窗。洞壁留下许多深浅不一的钢钎眼,炸药硫磺烧过的印痕。这是凿洞的汉子,在长年累月的辛劳中,每迈一步都能感受当年吃大锅饭的欢声笑语。

老人告诉我,原来煮饭的两口大铁锅坏了,这两口锅是后来新添置的。来村里拍电影,大学生来写生画画,都用这大铁锅煮饭菜招待过他们。现在不用了,灶台留着,大铁锅留着,锅里有村民的记忆和乡愁。老人说,铁锅,在村民心目中非常神圣。

只想充当一个和哥哥一样结实、能掌车驮土挣钱的汉子。记得那个假期,我14岁,第一次凭力气挣到了30元钱。从那个暑假起,我的身子骨壮实了,然而也是那个暑假,我意外地走出了山村,用自己挣足的学费体体面面上外上学了。

出外上学后的第一个暑假,我还随家乡的汉子驮过车,但对泥土和汗水有了更多的理解,那个暑假,我第一次留意到了这些结实的汉子,在长年累月的辛劳中,身子骨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形,这是一种劳作的印记,也是一种岁月的沧桑。但在驮车汉子爽朗的笑声里,我除了感受到了一种豁达和幸福,显然没有找到半点埋怨和半点辛酸!那一刻,我的心中有了一种震撼,也多了一份感动!

再后来,随着自己在外工作,随着母亲去世,随着脚步日渐忙碌,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家乡也逐渐在我记忆中有些模糊了。只知道原来红火的窑厂已经倒闭,山路上很少再有驮车汉子流动的风景。

时至今日,家乡在我脑海里奔腾不息的,只剩下蜿蜒山道上叽呀不息的土车声,那份挥汗如雨的勤劳朴实和对陶土的深情执着,是我诉不完的亲情感不完的梦!

## 雪落无痕

梁文武

这城市里的第一场雪,棉絮般地飘落。我却毫无寒意,双手合拢,在野地上捧着那从天而降的雪,它却倏地化了,化成了那水般的精灵,在我指缝间滑落。

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在我的记忆里,只有那几个片段的回忆。

小时候,我常回老家看我的奶奶,她总是用她那满是老茧的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言语间微笑着,如果说我要一朵鲜花,她给我的就会是整个春天。

8岁那年,我患了鼻息肉,医生说要手术治疗,爸妈工作正忙,奶奶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照顾我的责任。到了长沙的湘雅附二医院,她左右跑帮我办好了住院的床位,请好了医生。手术之前的我紧张得直打哆嗦。那天也下着纷纷扬扬的雪,奶奶说:文武,别怕,等你做完手术

汉诗新韵

## 新年钟声

刘希涛

这新年钟声  
仿佛天际的春雷  
滚过广袤的大地  
唤醒沉睡的生命

呵,老去的是时间  
不老的是青春  
我们是一群幸运的人  
又一次撞响了  
新年的钟声

这新年钟声  
宛若淡雅的丁香  
绽放在寂静的子夜  
散发出诱人的芳香

呵,搬过去的是陈旧  
打开来的是崭新  
二千年只是短暂一瞬  
天地间回响着洪亮的声音  
这新年钟声  
犹如初升的太阳  
撕破黑沉沉的天幕  
迎接美好的黎明

呵,不灭的是希望  
灿烂的是憧憬  
响应你无比神奇的召唤  
我们拉紧手  
走进如花的早晨

## 在蓝墨水的上游偷渡

石光明

在蓝墨水的上游偷渡  
惊起了蒹葭苍苍  
关关雎鸠飞舞了千百年  
那风的浪漫,楚骚的忧伤  
都付几度斜阳

是谁在吟唱  
韵律弹拨着一缕缕思念  
橘颂浓了又淡了  
声声撒落遍地橘黄  
望郢台上可扣天阙吗  
回望依稀,细碎如沙  
落叶在秋风里悠扬

沿着诗行,走求索之路  
九歌泣血,九章壮行  
弯曲了秦汉  
坎坷了宋唐  
为何将一份情怀流放  
让后世龙舟纵横  
任桨声喧哗,鼓点惆怅  
端午用一根根细草绳拴好  
世界遗产溢出串串粽香

多少人来过  
留下,清晨的春雾  
黄昏的秋霜  
眼里,是不一样的汨罗江  
留几处青山底色  
不变的只是家国模样  
今日的无人野渡  
我抛撒一网  
银河的浪啊,在水一方

了,奶奶带你去堆雪人,拿两个红枣当眼睛,扯个红萝卜当鼻子好不好?奶奶的一番话让我惬意顿减。

手术动完了,很顺利,出来的时候,满鼻孔里都是纱布,布上满是药,我鼻子肿得老高,头晕眼花的,找不着北。

奶奶心痛得不得了,“文武,文武”地喊着,一出手术室,她就紧紧地抱着我:“孙啊,不疼吧!这可苦了你了!”奶奶还给我买了我喜欢吃的橘子罐头,整天整晚地守着我。冬天里冷啊,晚上奶奶就盖着一件棉大衣坐在竹靠椅上,守了我一个多星期。

多年以后,奶奶病重的时候,我回了一趟老家,病榻上的她已骨瘦如柴,听姑妈说她好几天没有进食了。到了长沙的湘雅附二医院,她左右跑帮我办好了住院的床位,请好了医生。手术之前的我紧张得直打哆嗦。那天也下着纷纷扬扬的雪,奶奶说:文武,别怕,等你做完手术

那年冬天下着雪,奶奶就这么走了,我却正逢考试,无暇回老家。于是在这雪落无痕的日子里,有了我对奶奶深深的怀念。

李越胜

今天,我听见一首歌。  
那是黄鹤楼在歌唱,歌唱晴川历历、山河无恙。那是“火神山”“雷神山”在歌唱,歌唱那些白衣的孩子,那些殊死的搏斗,那些四面八方涌来的真情,那些坚定的声音,那些穿透迷雾的光,那些光与光的集结、光与光的辉映、光与光的重逢。

我听见长江在歌唱,歌唱浪花淘不尽英雄,渔樵话不完古今。正如这长江水,神州龙的力量永远奔腾不息。

我听见黄河在歌唱,歌唱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何惧惊涛骇浪,中国依旧在这儿,永远在这儿!

我听见生产线上的工人在歌唱,快递小哥在歌唱,公园里的男女老少在歌唱,抗美援朝志愿者老兵在歌唱,来来往往的旅客在歌唱,码头在歌唱,火车在歌唱,飞机在歌唱,那是繁忙的歌,幸福的歌,英雄的歌,中国的歌。

我听见田间地头的农民在歌唱,运载途中的果实在歌唱,千万间广厦在歌唱,绿水青山在歌唱,那是脱贫的歌,小康的歌,5000多年梦圆的歌,中国的歌。

我听见“中国天眼”在群峰之间歌唱,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绕着地球歌唱,水陆两栖飞机“鲲龙号”在海空之间歌唱,“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万米海底歌唱,中国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在光的魅舞中歌唱,“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和中国新一代“人造太阳”在哼着神秘的低音,大火箭“胖五”在轰隆隆地高歌,插在38万公里外的月球上的五星红旗在哗啦啦地歌唱,为中国带回第一杯“月壤”的“嫦娥五号”在纵情歌唱。那是与大海齐鸣的歌,与天地共舞的歌,与宇宙相和的歌,中国的歌。

我听见长安街在笃定自信地歌唱,600岁的故宫在以青春的声音歌唱,长城在银装素裹中歌唱,城市乡村在奔跑与憧憬中歌唱,三山五岳在雄浑地歌唱,荡漾在天空的白鸽在歌唱,那是迈向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歌,奋进的歌,复兴的歌,中国的歌。

我听见布达拉宫在歌唱,喜马拉雅在歌唱,胡杨林在歌唱,天山在歌唱,大兴安岭在歌唱,南海在歌唱,三沙岛在歌唱,那是民族的歌,多彩的歌,和平的歌,中国的歌。

身在湖南的我,还在耳畔听见浏阳河在歌唱,年轻的马栏山在歌唱,古老的岳麓书院在歌唱,风景常新的三湘四水在歌唱,那是红土地的歌,牢记嘱托的歌,乘风破浪的歌。

今天,我们歌唱把问号拉成一个巨大惊叹号的2020。这一年里,我们有过惶惑,有过挫折,有过悲伤,但,经历过磨难的我们更有力量,走出迷雾的征途更加光明,从激流中跃出的中华健儿更加爽朗阳刚。

今天,我们歌唱徐徐转动舞台拉开大幕的2021。

这一刻,让我们把忧愁倒进火里,任它在火的歌里烧成灰烬、化作青烟;让我们把希望托在掌心,任它像鸟儿一样展翅高飞、翱翔云天。

这一刻,让我们站起身来,向大地敬礼,跟太阳握手,对星星说话,与历史和未来促膝交谈,请长风向地平线捎去出发的信息,向那艘百年前的红船再次打出青春的旗语。

这一刻,让我们理好行装,擦亮灵魂,再次跨上时间的骏马。

面朝春天,梦在马上。中国和我们都风华正茂。

今天,我听见一首歌。那是中国在歌唱。

## 中国在歌唱

新人